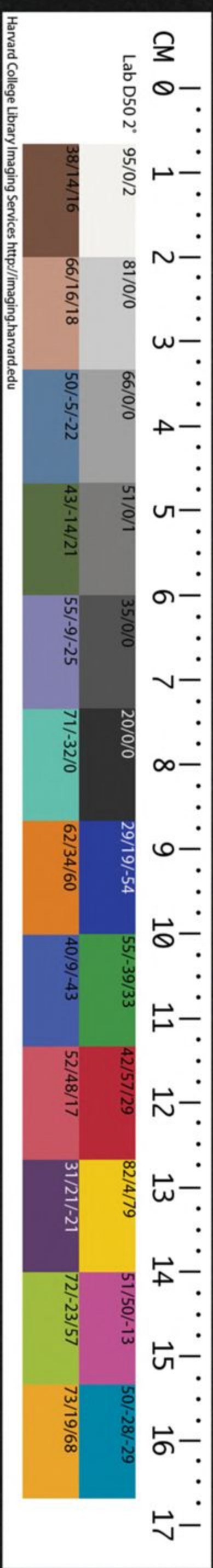


T2574/3202d(26)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rof. F. Cleaves

APR 17 1970

列傳第五

陳騫

子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騫言從叔本居
陵劉氏為外祖陳氏所承因而改著以騫沉
厚有智謀初矯為尚書令侍中劉暉見騫
於魏明帝請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
主上明聖大人大臣合若不合意不過不
作公耳後帝意果釋騫為尚書為夏侯玄所
侮意若自若之以此異之起平尚書郎遷

列傳第五

晉書三十五

御撰

陳騫

子輿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為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騫沉厚有智謀初矯為尚書令侍中劉曄見辛於魏明帝諳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後帝意果釋騫尚少為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遷

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爲相國司馬
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蜀賊
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
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
壽春平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安東
將軍進爵廣陵侯轉都督豫州諸軍事豫
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諸
軍事徙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
郟侯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勲進車騎將軍

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爲都督揚
州諸軍事餘如故假黃鉞攻拔吳柘里城
破涂中屯戍賜騫兄子悝爵關中侯咸寧
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
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強於自用非綏邊
之材將爲國之耻願陛下詳之時弘爲楊
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爲不協相構於
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爲涼州刺史騫竊歎
息以爲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

正史紀傳五
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騫
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績與賈充石
苞裴秀等俱為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
亦自以為不及也累處方任為士庶所懷
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
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袞冕之服詔曰騫
元勳舊德統乂東夏方弘遠績以一吳會
而所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以方事今聽
留京城以前太尉府為大司馬府增置祭

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軍鼓吹皆如前
親兵百人厨田十頃厨園五十畝厨士十
人器物經用皆留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
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事騫累稱疾辭
位詔曰騫履德論道朕所諮詢方賴謀猷
以弘庶績宜時視事可遣散騎常侍諭意
騫輒歸第詔又遣侍中耿詢還府遂固請
許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
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其勲舊

晉書卷五十五
者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疾聽乘輿上殿
騫素無蹇蹙之風然與帝語傲及見皇太
子加敬時人以為諂弟稚與其子輿忿爭
遂說騫子女穢行騫表從弟以此獲譏於
世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加以袞斂贈太
傅謚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
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輿嗣爵

陳輿

輿字顯初拜散騎侍郎洛陽令遷黃門侍

郎歷將校左軍將軍大司農侍中坐與叔
父不睦出為河內太守輿雖無檢正而有
力致尋卒子植字弘先嗣官至散騎常侍
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孝武帝以騫之孫
龍齋爵立弟子浩之嗣宋受禪國除

裴秀

子顯

從弟楷

楷子憲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
令父潛魏尚書令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
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眾秀年十

歲有詐微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渡遼將軍母丘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之靜守直性入道奧博學強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

儔兼包游夏顏冉之美爽乃辟為掾襲父爵清陽亭侯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頃之為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常侍帝之討諸葛誕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豫參謀略及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邑千戶常道鄉公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戶遷尚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顛定禮

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五等
之爵自騎督已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秀
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戶以高
苑縣濟川壩為侯國初文帝未定嗣而屬
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
相否因以竒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
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
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即王位拜尚書
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沉衛將軍

賈充俱開府加給事中及帝受禪加左光
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時安遠護
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
望其為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不能使人
之不加諸我此古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
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隸
校尉李喜復上言騎都尉劉尚為尚書令
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詔又以秀幹翼
朝政有勲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

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久之詔曰夫
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王事者也故
經國論道賴之明詰苟非其人官不虛備
尚書令左光祿大夫裴秀雅量弘博思心
通遠先帝登庸贊事前朝朕受明命光佐
大業勲德茂著配蹤元凱宜正位居體以
康庶績其以秀為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
心政事當禪代之際摠納言之要其所裁
當禮無違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

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
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摛舊文疑者則闕
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
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其序曰圖書
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
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
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既無古之
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
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

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素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采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閭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

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

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攷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筭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爲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執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薨

時年四十八詔曰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命翼世勲業弘茂方將宣獻敷制爲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秘噐朝服一具衣一龍裘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元初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及奏而薨其友人料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昔雖

已屢言未有成自今既疾篤不起謹
啓願陛下時共施用乃封以上聞詔報曰
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
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
諸賢共論也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為王公
配享廟庭有二子濬頽濬嗣位至散騎常
侍早卒濬庶子憬不惠別封高陽亭侯以
濬少弟頽嗣

裴頽

頽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
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嘆曰頽若武庫五
兵縱橫一時之傑也賈充即頽佞母夫也
表秀有佐命之勲不韋嫡長喪亡遺孤稚
弱頽才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詔頽襲爵
頽固讓不許太康二年徵為太子中庶子
遷散騎常侍惠帝即位轉國子祭酒兼右
軍將軍初頽兄子憬為白衣頽論述世勲
賜爵高陽亭侯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

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顧問太傅所在顧給
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
出矣豫曰吾何之顧曰宜至廷尉豫從顧
言遂委而去尋而詔顧代豫領左軍將軍
屯萬春門及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顧請
以封愷帝竟封顧次子該顧苦陳愷本承
嫡宜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
封已之所蒙特請以封愷該時尚主故帝
不聽累遷侍中時天下暫寧顧奏修國學

刻石寫經皇太子既講釋奠祀孔子飲饗
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勗之志鑄
鍾磬磬以備郊廟朝享禮樂顧通博多聞
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
世所用四分有餘顧上言宜改諸度量若
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
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垂互所
可傷大為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
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嘗與顧清言

欲以理服之而顧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
時人謂顧爲言談之林數顧以賈后不悅
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
仍啓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
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
每授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跡十餘上
博引古今成敗以爲言覽之者莫不寒心
顧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
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

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
諸王方剛勿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
危無益社稷顧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
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
人猶且見信然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異
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
遂寢顧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
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顧曰幸與中宮內
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屏退若

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顧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顧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顧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顧上言賈稷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

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既且繼體咎單傳說祖已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竦廣戒太子以舅氏為官屬前世以為知禮况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

王即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數譬時以陳準
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顧諫曰東宮之
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筭間英俊宜用
成德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
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
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愍懷太子之廢也
顧與張華苦爭不從語在華傳顧深患時
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
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

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
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
之論以釋其蔽曰夫摠混羣本宗極之道
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
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為
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
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
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
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

異業默語殊塗所謂寶生存宜其情一也
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
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
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
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
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
極綏理群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
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

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
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
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興廢而尋艱爭所緣
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
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
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
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後上猶水
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
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

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
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
莫有遷志况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
孰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
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
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諱言之具者深列有
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徼空
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
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

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
可蓋唱而有和多徃弗反遂薄綜世之務
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
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
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
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
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弥以陵遲
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
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

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
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撫穢雜之弊甄
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
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
謂也損良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
以爲躰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
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
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
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近以虧業則

沉溺之釁與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減
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
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
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虜謬存
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于曾
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
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
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寇則偏而害當
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

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躰抑之猶
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
起各到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
無所存愈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
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
業遂易門肆頽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
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
著文摘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
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顧退而思之雖

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
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
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
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畧示
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
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
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
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
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

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
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
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
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墮
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
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
者皆有也虐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王
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才論
古今精義皆辯釋焉未成而遇禍初趙王

倫諂事賈后頗甚惡之倫數求官頗與張
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為倫所怨倫又潛
懷篡逆欲先除朝臣因廢賈后之際遂誅
之時年三十四子嵩該倫亦欲害之梁
王彤東海王越稱頗父秀有勲王室配食
太廟不宜滅其後嗣故得不死後帶方惠
帝反正追復頗本官改葬以卿禮謚曰成
以嵩嗣爵為中書黃門侍郎該出後從
伯鸞為散騎常侍並為乞活賊陳午

所害

裴楷

楷字叔則父徽魏異州刺史楷明悟有識
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鍾
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
改定律令以楷為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
前執讀平議當不批楷善言吐左右屬目聽
者忘倦武帝為撫軍妙選僚案以楷為參
軍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

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
為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
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
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
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下
世教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群臣失色莫有
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
天下真武帝大悅羣臣皆稱萬歲俄拜散

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內太守入爲屯
騎校尉右軍將軍轉侍中石崇以功臣子
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
尉孫季舒嘗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
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
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寬厚與物無
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
馬噐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別
宅其後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梁趙

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
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
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毀譽其行已任
率皆此類也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
帝嘗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
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
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
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
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爲言帝乃

出充爲關中都督亮納女於太子乃止平
吳之後帝乃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
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叙漢魏盛衰之迹
帝稱善坐者歎服焉楷子璿娶楊駿女然
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乃轉爲衛
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
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
卒誅戮縱橫衆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變
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祗

救護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
楷貞正不阿附宜蒙爵士乃封臨海侯食
邑二千戶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加散騎
常侍瑋怨瓘亮斥已任楷楷聞之不敢拜
轉爲尚書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
子楷慮內難未已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
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果矯
詔誅亮瓘瑋以前奪已中候又與亮瓘婚
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已聞有變

置車入城匿于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
夜入徒故得免難瑋既伏誅以楷為中書
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
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為楷請曰楷受先帝
拔擢之恩復蒙陛下寵遇誠竭節之秋也
然楷性不競於物昔為常侍求出為河內
太守後為侍中復求出為河南尹與楊駿
不平求為衛尉及轉東宮班在時類之下
安於淡退有識有以見其心也楷今委頓

臣深憂之光祿勳缺以為可用今張華在
中書王戎在尚書足舉其契無為復令楷
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勿違其志要其遠
濟之益不聽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回眸
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嘆其神雋楷有知
人之鑒金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
楷見而竒之致之於宰府嘗目夏侯玄云
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

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傳嘏汪翔靡所
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楷家
炊黍在甑或變為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
其年而卒時年五十五謚曰元有五子輿
瓚憲禮遜

裴輿

輿字祖明少襲父爵官至散騎侍郎卒謚
曰簡瓚字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
敬之特為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又戎謂
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
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具揚駿之誅為亂
兵所害

裴憲

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
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閭者數年陳
郡謝鯤穎川庾敳皆雋朗士也見而竒之
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
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

其殆過之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侍
中東海王越以為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
節王浚承制以憲為尚書永嘉末王浚為
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賂交
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
而謂之曰王浚暴虐幽州人鬼同疾孤恭
行乾憲拯茲黎元羈舊咸歡慶謝交路二
君齊惡傲威誠信岨絕防風之戮將誰歸
乎憲神色俶然泣而對曰臣等世荷晉榮

恩遇隆重王浚凶麤醜正尚晉之遺藩雖
欣聖化義岨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
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
以道化厲物必於刑忍為始者防風之戮
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
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皆貲
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袞塩米
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
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

事申郎出爲長樂太守及勒僭號未遑制
度與王波爲之撰朝儀於是憲章文物擬
於王者勒大悅署太中大夫遷司徒及季
龍之世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毅並以文
才知名毅仕季龍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
侍挹毅俱豪俠耽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間
邢魚有隙魚竊乘毅馬奔段遼爲人所獲
魚誣毅使已以季龍當襲鮮卑告之爲備
時季龍適謀伐遼而與魚辭正會季龍悉

誅挹毅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爲右光祿大
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
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
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竟卒於石氏以族人
峙子邁爲嗣楷長兄黎次兄康並知名康
子盾少歷顯位永嘉中爲徐州刺史委任
長史司馬奧奧勸盾刑殺立威大發良人
爲兵有不奉法者罪使至死在任二年百
姓嗟怨東海王越盾妹夫也越既薨騎督

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尋而劉元海遣將王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政悉皆散走盾與奔淮陰妻子為賊人所得與又誘盾降趙固固妻盾女有寵盾向女涕泣固遂殺之盾弟邵字道期元帝為安東將軍以邵為長史王道守為司馬二人相與為深交徵為太子中庶子復轉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隨越出項而卒於軍中及王道守為司空既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道守子仲豫與康同字導思舊好乃改為敬豫焉

裴綽

楷弟綽字季舒字弘曠官至黃門侍郎長水校尉綽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嗟服又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

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暮如故其性虛
和如此東海王越引為主簿後為越子毗
所害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
為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
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頴比
王戎邈比王玄云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頡
頄符契時之名漆多以幹駟相許自家光
國豈陳騫之謂歟秀則聲蓋明僚稱為領

袖楷則機神幼發自以清通俱為晉代名
臣良有以也

贊曰世既順才才膺世至高平沉敏蘊茲
名器鉅鹿自然亦云經筭嫡皇鍊石晉圖
開祕頴有清規承家來媚

列傳第五

晉書三十五

音義

曄于輒反 枳音紙又居尔反 齋音詔况反 禹彊其兩反 甄

適反吉送乙同采入武移取側子又顧

魚毀反憬九永給之待該反模莫胡謨音

咎單音祖已紀音佚音逸埤音卑裸程說文曰程

反撫反之石矍反居縛方拂上往反餌仍吏

幾反巨衣當否反丁浪斥尺音眸反莫浮甌子孕奉

音摧蕪菁音精瓚昨旱闕榮通反鯤音鼗五來

且同阻勒簿裴古穀音角盾徒換泠音笥相

反媯反姑柴

